

論語

後藤點

□ 12
3458
1

12
3458
1

論語

朱熹集註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為委吏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為司職吏畜蕃息職見周禮牛人讀為犧義與牝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

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昭公奔齊魯亂於

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

政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

之有季孟吾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

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

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脩詩書禮樂

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

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

有答子路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

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

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

年癸卯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

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

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

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

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行

魯世家以此以上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

家孟子作顏離由有顏淵既解還衛主蘧伯玉

家見南子

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

去適宋司馬桓魋

欲殺之

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

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

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

有三年有成之論

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

欲往亦不果

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

將西見趙簡子

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

而行復如陳

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

季桓子卒遺言

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

求

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

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

孔子如蔡及葉

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何係文

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并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愠見及

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

可乃止

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與之歌

又反乎衛時靈

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

有魯衛兄弟及答子

貢東齊子路正名之語

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

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

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

有對哀公及康子語

然魯

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

禮記

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

刪詩正樂

有諸太師及樂正之語

序易

彖繫象說卦文言

有假我數年之語

弟子蓋三千

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

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

有莫我知之歎

孔子

作春秋

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

明年辛酉子路

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

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

年而去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

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

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

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

魯論古論出孔子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

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

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

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願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論語卷之一

朱熹集註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實有先後後學者必先學之所為乃可以明善

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己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求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此其外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愠紆問反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入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由樂之正習之熟說之原而不已焉○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

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弟爲弟謂于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禍逆

其爲仁之本與與平聲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與者疑詞謙退不敢實言也言君子爲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平順天好能犯上必不致作亂也

其爲仁之本與與平聲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與者疑詞謙退不敢實言也言君子爲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

乃是不爲仁之本學者發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致犯上豈復有道理哉此則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

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是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不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說之行仁之本則可蓋仁是姓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

已焉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其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可○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好令善也鮮少也言巧言令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

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必有忠片反爲去聲傳乎聲曾子弟子名參字子與畫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

以此三者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

孟子可見矣惜乎其言善行不盡傳于世也其車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乘皆去聲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過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有此五者亦發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竟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

近則淺近而已矣揚氏曰止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無事不立矣敬

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復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至於

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

行焉胡氏曰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愚謂五者及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行

明倫彙編家範典

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護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諸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又。謂詩書六

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
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
行或出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子夏曰賢ハナニ賢シ易カ色ハナニ事ニ父ニ

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主

發本昌氏曰。下復之言。其意言矣。然則詞氣之間。柳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必若上章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タカ學則不固タカ

重厚威威嚴固堅
固也輕乎外者必不
能堅乎內故不厚不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然選則非善且難故
學者必以是為主焉程子人道惟有忠信不
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

過則勿憚改

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終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蓋
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

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
易怠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爲。則
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天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

抑與之與

之與之與平聲下同子禽姓陳名亢
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
九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又語辭

子貢曰本于溫

兼假讓以得之タリ夫子之求之也ヲ其諸異乎ニ人之求之與ニ

溫和平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辨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求之。其德容如是。故特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而不可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學也。○謝氏曰。學者知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之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形。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行去聲。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方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禮者。大。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若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無不由之也。有所不

行知。和而不知。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於和。不復。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勝則流。故有所不行。知和而不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主於敬。則失其禮樂之本矣。愚謂。嚴。恭。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其不可行均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

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近。遠皆去聲。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也。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中。其節。則能遠。取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循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

有道而止焉。可謂好學也。已。

好。去聲。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則有差。如揚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子貢曰。貧而無詭。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學。可乎。

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樂音洛。好去聲。論早屈也。驕於也。常人弱於貧富之中而不

與

石者既琢之而後磨之。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見玉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而患不知人也。

為政第二

十四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共音拱。亦作拱。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

之不正也。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星也。居其所而不動也。其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為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上篇。言三百者。舉其數也。蔽猶蓋也。

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朱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亦人之意亦深矣。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猶導也。謂

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息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

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所以治之也。此其相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則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

性其未文
當深探
其本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
謂之志此所謂志也

而為
之不已
而無
所事矣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
所事志矣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
當然皆無所
疑則知之明

所事矣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
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
不聞而知之至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如字從隨也知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
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者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
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
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
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之心教亦多術然其
法使之以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
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
序而進焉至於一理盡之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
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
為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以學為要學為要則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
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愚謂聖人一生之學固無
進而不人不及知者故因其心迫以自名欲
為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其實自聖而始
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詞之屬意皆效此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
孫氏名何息無
違謂不背理

樊遲御子

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御子
御事也夫子以
孫師仲孫也夫子以

懿子未達而不
能問其故
指而以從之命
為孝故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

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見
矣禮即理之章文也人
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

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敬言之然語意渾渾然矣
不違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無窮
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其
得為者而
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
之子

名武伯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憂之為人子體此而父母
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
使父母不以其疾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

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養去聲別他
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
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

敬不至則與養大馬者何異其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新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事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流於不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

饌曾是以爲孝乎

食音嗣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當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

色有愉色者必有容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爲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事也○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

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言必聽受而無間難也○私謂無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思聞之師顏子深潛純粹其

於聖人體段已見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之道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

意之所從來者有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以行其所爲者也○謂

人馬廐哉人馬廐哉

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有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

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若夫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材一藝而已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

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比必二反周普偏也○比偏黨也○皆與

公比私耳○君子小人所爲不同如陰陽之於天地每相攻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審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不求諸心故昏
而無得不習焉
事故危而不寤

端工范
如曰氏
揚攻曰

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尤甚學者當知淫聲美色以遠之否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

女音汝由孔子弟子然仲字子路子路好男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道乎但所不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

子張孔子弟子也姓
顓孫名師于求也
祿仕者之奉也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

行寡之行去聲呂氏曰
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
知程子曰尤罪自外至

者也。悔。理。負。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違。之。也。程。子。曰。修。大。學。則。个。箇。至。君。子。言。行。能。謹。傳。祿。之。道。也。子。張。學。干。

豫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動若虞
閱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豫者孔子
蓋曰執也爵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

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問曰：「君名將凡君問皆稱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民曰：『怪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

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李康子魯大夫季孫子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之以其則民敬於已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已善者學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繫於為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定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不定公初年孔子其不仕故政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矣

其為為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蓋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蓋孔子之不以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生身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夫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何以行之哉

輓五今反輓音月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輓端橫木縛車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其車輓輓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以後受命為一世之事可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

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

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綱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綱五常禮之木體三代相繼若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章制度小過不及之問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織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且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天下不可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大過則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推求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謂求福也

見義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論語卷之一終

亂及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
孔子傷時之亂而欲之也亡非
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

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女音汝與平聲旅祭名泰山
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於內
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

子弟子名也求時為季氏宰故謂救其僭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
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
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
之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
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讓而不爭而飲其爭也君子

飲去聲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謂揖
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揖畢揖
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

升取禪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
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
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

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情七練反盼普覓反絢音縣反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
白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

色畫之飾也言大有此倩盼之美質
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所素地而加
采色也○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

子曰繪事後素

繪胡對反繪
事繪畫之事
也後素後於

素也者上記曰繪畫之事後素
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
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

始與三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
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
詩于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揚氏曰詩

受和自受采思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
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繹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
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石大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
矣所謂起
予則亦相
長之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

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

杞魯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與籍也獻賢也言二
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證以其文
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子曰禘自

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大計及趙伯僭曰禘王者之大祭
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前

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
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鬯酒灌地以降神
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致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定
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是而夫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
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記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
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

帝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祀宋已加彼考之當今又加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

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不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一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

非或入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讀者故以不知受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謂其言其明也蓋知禘人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王也祭祭先神也祭祭外神也祭先王於廟祭先神於壇祭外神於野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子曰

吾不與祭如不祭

與去聲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

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太天嬪親順也室中

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必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竈則設主於竈前祭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用事命官結於君不如此則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郁於六區監視也二代表商也三代表周也禮而損

燕之郁郁文盛貌○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子公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鄉人

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大音側音

反太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鄉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讓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

也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

為去聲射不主皮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撓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射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射而不主於實蓋以人之有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或王克商散軍郊射而實革之射急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實革故孔子歎之○揚氏曰中可以不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告朔之禮古者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

子曰賜也爾愛其義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室而女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喪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揚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2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

定公問君名宋。二君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慮禮之不_レ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志之不_レ是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樂音洛闕音缺雖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夫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

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在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禮以杞爲社人。以宋爲

宰我孔子弟子各子代社不同社
立社各樹其土之宜木以爲主也戰栗恐
懼貌宰我又言用所以用粟之意如此豈以

古者戡人
於社故附
會其說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
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致局量褊淺親
摸卑狹不能自脩德以役主於正道

馬於
度反
或人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

塞門管以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友姑蘇夏亦

好去聲店丁念反或人又疑不倫爲是禮身
謂之尙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
好謂好會地在兩楹之間飲則飲畢則反歸

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特
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
又序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
明言小器之所以決而其所以為小
器

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春而祀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又武王自脩其德而天下歸之其德之盛也及者遠是謂大德揚雄所謂大德無疆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女桓公內妻六人而桓公上其木固已淺矣管仲外相八國諸侯正木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焉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則知其為僉以不檢出之則又疑其口實蓋世方以施過為功而不知其為僉則不悟其心宜哉

○子語魯大師樂自樂其可知也始作翬如也從之純如

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時音聲大立曰奏從音繼二語皆大師樂自名也去聲大立曰奏從音繼二語皆大師樂自名也

謝氏曰五音不律不具不足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然豈官自官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得見也

從者見之出曰三子何患於貧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

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見通反從者皆去聲義南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見之見通反從者皆去聲義南也

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見者衆者也言亂世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

盡善也謂武盡美矣宋盡善也韶舜樂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也

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發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若○程子曰成易成難有德武王亦然故宋盡善堯舜易武其捨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良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於虔反如去聲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

本心而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

知矣

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樂在自洽知去知得之困也利猶貧也蓋亦

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守蓋雖淺深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也○謝氏曰利者心之所欲而無內遠近精粗之別非有所謂利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好惡皆去聲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

是也○海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惡如字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揚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

也然而無為惡則

子曰富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得之然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惡乎聲言君子

君子以其仁也若貧富貴而厭貧賤則是有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

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造次到反沛音貝終食者飲之頃造次急遽也顛沛顛覆流離之際君子之不容已也○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明然○子曰我未見

後有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子曰我未見

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

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好惡皆去聲天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子之物無以力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

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不仁者及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

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入果能一日盡其力於仁則我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者已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

終以為易而又數人之莫肯用○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此章言仁之成德雖至若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勉之也

○子思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當黨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失於厚小人失於薄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速也○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聞道也聞道雖死可也又曰

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外生亦大矣非誠在所得宜以夕死為可乎

○子曰主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

未足與議也

識趣之卑陋其志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忠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

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丁歷反比必二反適書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從也此從也○

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所往而能應變而卒得義於獨往自適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在斯乎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上聲孔氏曰放依也怨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為

國苟且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難則其禮文雖具亦止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為國乎

子思無患所以立不思甚已智為可怨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也○程子曰君子求其善而己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

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盡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通達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詞也夫子之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以及物也推己及物恕也達道不遠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此及物也推己及物恕也達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也人道忠者無矣恕者老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也忠者用也本達道也此與達道者無異者數以天淵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忠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

○子曰君子喻

○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揚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

○子曰見賢思齊

省者恐己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及諸身者則不遜美于人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故違所謂諫者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

遠遊則去
親遠而為
日久定省

This i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minor discoloration and faint smudges, characteristic of old paper.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shows the binding structure, with visible stitching or thread. There is no text or other markings on the page.

明氏曰己見首
篇此蓋複出而
逸其半也

知猶記
憶也常
知父母

○子曰。言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以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也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

鮮上聲謝氏曰不侈然以
自放之謂約凡氏曰人事
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行去聲謂氏曰欲言其然故欲說之行
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古道一貫至
此十章疑皆曾子問人所記也

鄰猶親也德不孤必有類
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
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數色角程子曰數
煩數也胡氏曰事君
諫不行則當導友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faint smudges and discoloration, characteristic of old paper.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shows the binding, with visible stitching or thread. There is no text or other markings on the page.

論語卷之二終

